

呂明德先生文集

第四册  
卷六之七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六

議

闕里議

伊洛名賢謚議

河漕議

計九則

理學二先生謚議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六

闕里議

查子思子闡述聖道最爲有功聖門而曲阜獨無崇祠蓋缺典也鄒雖有之蓋建于暴書臺湫隘特甚且因孟子受業而推尊之况以書院名非崇祠也主祀者以衍聖次子今缺似應改建曲阜做顏廟制度非萬金不可或粗辦之亦須千餘金也猶有說焉旣已立祠須當有尸祀者衍聖以無次子故此官缺然誰祠春秋而守宗祧不若做顏曾孟例如無次子暫授近支子侄俟有次子仍歸原職庶不至失蘋蘩而曠明祀也又查

明倫先生文集卷之六  
孔子至尊無上子思猶且避之而忠與安國乃直書之  
曰先賢孔子先儒孔子嫌于僉尊且無別矣若改忠爲  
先賢子茂子改安國爲先儒子國子皆以字行似爲妥  
便若夫伯魚神主稱先賢孔氏似當仍舊又查季孫子  
叔疑本趙註以二人皆孟子門人故誤與從祀之列紫  
陽解以爲孟子引言則二子非門人明甚况季友之後  
唯宗子爲世卿者稱季孫支子則只稱季今旣稱季孫  
而不斥其名則必執政者且未嘗稱名安知其爲無  
人而祀之也子叔疑之名他本未見亦安知其  
耶且味使已爲政以下語子叔疑亦執政者

成括亦非孟子門人况見譏于孟子此三子者律以洪  
武罷楊雄嘉靖罷伯寮秦冉等之例均當議祧乃宜祧  
而久不祧豈畱心典禮者鮮耶倘自今祧祀其于俎豆  
不愈光乎又查自

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僉罷封爵止稱  
先賢先儒卽孟子已稱亞聖矣乃今孟廟尚仍舊封查  
得孟子神主尚稱鄒國亞聖公樂正子公孫丑尚稱利  
國侯壽光伯其餘倣此夫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  
仍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祀而一王制也似當以  
孔廟近例改之然非迂儒所敢擅議者是在本院裁酌

題奏以爲三千年之禮樂吐氣

請謚伊雒名賢公議

爲公舉河雒應謚名賢以彰直道事竊照謚以尊名節以壹惠益國法之華衮與輿情之月旦合而一之者也非彰前徽曷樹後範矧河雒爲天地之中而人文鍾嵩河之粹自程邵而後如曹月川劉文靖諸君子理學節義事功代不乏人今當議謚之期敢湮三代之直頌功諛墓之詞旣難盡據孝子慈孫之意未可曲徇謹以聞見所及或道德樹開繼之範或臨難就結纓之義或功業足錄或風節克樹或立朝居鄉卓有可紀彙爲一冊

以備採擇伏惟傳稽衆論精核名實以光易名大典庶幽媿可闡足以彰往詔來而河雒人文不至湮沒三代之直道愈彰於今日謹揭如左

理學應謚已經三院特請奉旨下部者二人

孟化鯉號雲浦河南新安人中萬曆庚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時相欲致先生爲重終不往謁丁艱起補戶部主事權河西務秋毫無染惟與士子講聖諭明正學丙戌江南山左大饑奉命往賑全活無筭改吏部主事丁憂起補歷文選郎中用人一秉至公請託不行以起國本建言都諫張公棟忤旨調外尋以廷臣力救削籍

策蹇歸里郡邑長吏卒求一面不可得先是公作秀才  
卽以正心修身為志師事尤西川時熙應詔恩選肄業  
成均卽與學者聯會講學中鄉試卽不列名呈坊價至  
是建川上兩賢祠力行古道淑士善俗從學甚眾里人  
無不稱曰師大抵公之學以無欲為宗其教人以孝弟  
慎獨為要尤精於易謂易為六經之原不可以觀象玩  
占了之立說一歸於心卓有獨見蓋伊雒之真傳而良  
知之嫡派月川之後一人而已所著有尊聞錄讀易寤  
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文集八卷學者稱雲浦  
先生卒祀鄉賢又建祠特祀壬戌以鄒元標請奉旨贈

光祿寺卿天啟四年三月內監臣李日宣會同撫按具  
題請謚奉旨下部

尤時熙號西川河南雒陽人繇舉人除元氏諭丁憂復  
補章丘尋陞國子學正教士以躬行為主壬寅年四十  
因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於是劉晴川  
以建言逮獄從犴狴師事之甲辰陞戶部主事權濬墅  
關一塵不染自奉澹苦人所弗堪以母老終養明道修  
德三十餘年足跡不履公門郡守以帖二張遺官地若  
千畝峻謝不受啟廸後進立教平實簡易晚年慨傳文  
成之學者失真喟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

有上面一層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學者稱其溫  
和純粹有明道之風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於世  
祀鄉賢又建祠特祀天啟四年三月鹽臣李日宣等具  
題請謚奉旨下部

應謚已入訪冊者二人

魏養蒙號惺寰河南雒陽人繇萬曆丙戌進士知解州  
歲稔賑貸民免流徙遷刑部主事有遊僧借內使爲徑  
冒破庾金數萬居間甚衆終執法不貸歷遷湖廣叅議  
監軍征賊單車就道運籌勞苦一日點兵一千總違紀  
律公將繩以法其家丁擐甲執刃鼓譟而前同事遽走

避屏風後公挺立叱之家丁唯唯退仍行法一軍肅然  
賊困海龍圍公佯爲緩攻狀令健兒攀樹猱升從後搗  
其穴賊窘自經死遂平之又遷本省副使監軍征五靖  
叛賊擒元兇餘悉不問以功歷遷山西左轄督糧已酉  
陞山西巡撫戒奢靡賑饑饉嚴腴削存積十餘萬金預  
儲三關客兵餉本色九萬六千有奇草六十九萬三千  
有奇擢少司馬護送福藩之國計處安靜秋毫不擾署  
篆兵部邊功最多丁巳內計徐某等主察一時名流驅  
除殆盡而公名在拾遺公論不平亡何奉旨留用公告  
病里居尋起南大司農復以功加太子太保改南兵部

尚書終不出而卒公立朝侃侃居鄉恂恂武功尤多可謂古名臣矣

孫應奎號東谷河南雒陽人繇正德辛巳進士授章丘縣知縣徵拜給事中嘉靖十五年以言事忤旨兩繫詔獄既得釋旋以大計論臺臣不法謫高平縣丞稍遷兵部員外郎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本部尚書改南京工部尋改戶部引年致仕隆慶四年九月卒賜祭塋如例公生平大節侃侃無所曲阿有招不來麾不去之風至今膾炙人口論定已久所當易名以旌大節者也

實行已經送部訪冊存名不具述

應謚未入訪冊今應續入者六人

汪輝號柱河河南嵩縣籍休寧人中萬曆甲辰進士選庶常歷禮部侍郎公與人不設城府恂恂如處子而恬節素守可以風世會魏璫煽虐忤其意者必鋤去之公正色立朝無所依傍璫諷見已亦不介意璫求公作火神廟碑文公卒不作遂削奪忻然就道

今上登極詔起公吏部侍郎已得旨亡何公卒遠近益嘖嘖嘆惜云

王正國號柱峰河南宜陽人繇萬曆庚戌進士初選行

人考選禮科歷南京刑部侍郎公生平孝友直聲素著  
在兵科時值延綏失事重大匿以功報奉勅往勘絕無  
姘阿彈劾總制以下三十餘人謫戍降調有差銀臺棘  
寺所在持大體明國法在留都甘忤權貴飄然長往闢  
大隱園結同志談性命之學半刺不入公門先後撫按  
薦疏十餘上公終不求聞達享年八十壽終賜祭塋可  
謂有光河嵩無媿襄毅者

李炳號峒嶠河南盧氏人繇萬曆癸未進士授當塗令  
丁艱補洪洞選御史時有專閫方四月驟遷戎政公列  
十不可劾之雲南差及瓜臺序他屬多却足公竟慨然

往所與剔不可勝計未幾按應天時權稅中使賜張有  
暨祿者先聲熾甚商民鼓譟公爲調劑之得亡它害歷  
陞山東巡撫時爲稅監魚肉一璫敗一璫復至稅額三  
萬八千公懇請停止上報可請告歸里後起南大理卿  
時熱審之命留中不下公削牘力請熱腸淋漓每一讞  
獄求生於死減重於輕反覆叅閱夜分不寐而刑部都  
察院俱缺公兼攝勵精無不中窾亡何卒於任未竟其  
用識者惜之

陳惟芝號光宇河南孟津人中萬曆庚辰進士公撰忠  
孝二箴與孟雲浦勵志典學授雒川令雒川刁疲人殊

苦之公獨無難色戴星七年雒川大治蔡太史有循良傳行取御史念切國本請諭教冊立不嫌撻鱗巡漕河往歲巡漕率先漕艘以致脫幫公獨以身尾之是歲過黃獨早且巡按蘇松却餽遺逐墨吏九年西臺不受謝薦儀陞大理丞轉少卿以才望簡應天巡撫時礦宦四出在在激變公焦心勞思繪孝陵風水圖抗疏數千言上聞卽下令禁開鑿而金陵王氣不致鑿損公之力也且撫吳三載食不重味衣不曳帛丁外艱回笥中無長物依依膝下孺慕終身又篤愛其弟訓士善俗孟津苦衝而協濟鄰邑七白金公瞿然具白當道捐之邑人

有梓里蘇困編且立祠祀焉家居十四載未嘗走一使入長安而撫按薦疏十餘上推大理卿刑部侍郎

神廟多留中不下卒之日遠近哀慕祀鄉賢

王以悟號惺所河南陝州人中萬曆甲辰進士授邢臺令陞兵部主事歷陞山西叅政公儒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卽裹糧東求爲門弟子誠苦備至旣而引見西川喜謂得人稱之曰王生其貌日休耳其氣日克克耳其心日空空耳里選鄉薦皆不受驛所常例旣成進士授邢臺令澹泊若寒素刻復古諭俗諭士諸約適邢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乘馬煮粥雖窮鄉山坂猶以巾帶懸

腰設法嚴稽民沾實惠或置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  
子者舉卓異擢兵曹公感時事條上如罷內市嚴禁衛  
杜異端皆關切大政不報時有闕門毆御史者具疏論  
遣至公清理戎伍毫無曲徇公既陪推銓部以才望當  
次及公見逐鹿者衆先去避之置鼎新會與士大夫論  
學尤佩服孟雲浦之訓久之出叅政山右公蕭然行李  
單車就道至卽署四道篆條上利病關切民隱甫三閱  
月公卽賦歸來乞休急流勇退制臺董公曰雞足草堂  
仙人隱跡地儘足自樂其如晉陽何公竟歸仍率同志  
會講古寺中時論方禁言學而公自若日惟課士讀書

自娛而已公天性醇厚不與人較有其守凌公公以理  
感悟其守卒服公之量以疾終祀鄉賢葢闇修持世君  
子也公易簀之夕猶曰須迴顧此擔子如何擔究竟如  
何結果歲月不多恐碌碌過去諸子孫跪問後事但曰  
吾平日言之已詳

王价號弘宇河南孟津人萬曆甲戌進士廣平司理六  
年操守嚴於一介遇大獄不徇權勢竟扼之轉南刑曹  
平反詳明陳大司寇我渡稱曰人皆似王王政盡心明  
允誰謂留都局冷也以南戶曹督水西門稅愈勵清白  
督倉庾出納均平時江陵病留都府部皆設醮於朝天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宮公獨與范晞陽等七人不與既而轉真定守又丁艱  
補大名守歲荒則煮粥發倉流移則蓋房賑救大旱則  
步禱得霖道士李全以邪術惑衆公焚其廟火其書杖  
其人會公病註寧山潼關軍政考語必思肖其人心神  
俱瘁卒於任其居鄉也家徒四壁而施藥施棺孝友備  
至兄化卒爲猶子本立娶婦贍給出田間乘一羸馬有  
楊廷舉得罪邑令以百金求解笑而捐之蓋棺不數年  
其子孫至不能蔽風雨亦可想見其人矣

河漕議

計九則李克時著

爲謹據聞見直陳河漕要領以効末議事竊照該職至

愚極陋凜凜共乃職之不遑其敢越俎而譚河事書曰  
荒度土功必目營意匠方可區畫有當况以中材而譚  
身未履目未熟手不習之事何能有濟然竊蒙本院虛  
心下詢采及葑菲且該職待罪五年于茲往來於黃泖  
汶泗之間者不一而足聞諸河官鄉紳父老之議者不  
一而足况客歲天旱河澁漕幾爲梗雖以局外之人頗  
切憂天之懼是以不憚勞咨博采所得條議幾盈箱篋  
然其中可採者不及十之三四謹於自公之暇酌其說  
之緊關或可釐目前之弊或可備百年之籌者凡八款  
集思廣益則輿論宜采而道旁之舍不可築也故首言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定浮議議者以狼矢溝決爲河漕大害而不知其害之源與治之法故狼矢溝議次之黃河不可忘其所有事而以有限金錢填河之腹不如其已卽不可已而不可不節省也故夫料議又次之泃河告成漕運賴之而淺窄淤渴可虞故泃河議又次之漕之利泉尤腸胃之利飲食而水櫃者亦漕之大困庾也則濬泉清湖要矣而說者又以泃黃或有不可恃之時預備不虞莫如膠萊河之開然亦存此一段議論以俟酌定非目前所急也若夫潢池之弄兵與運船之失事皆漕事所關地方攸係故未及之此外如何空宜倣重運法各給限單尤爲

吃緊而其他禁生事時工食革占役嚴餌債慎啟閉去常例治盜決稽勤惰種種利病不過一再飭行之無甚緊關無甚難處則亦未敢贅譚以煩睿聽也或有未盡事宜另容隨事敷陳

本院勵精于上加意振剔佇見平成永賴轉輸不匱該職又何能贅一辭哉爲此廣采輿議兼揭一得之愚以塵台矚此該職頗費苦心講求非敢博條陳之名而以套語進也若其可行與否則自有台裁在

禮下定浮議議

議論多而成功寡近世通弊而河事尤中其病如黃河

如會通河其最扼要者延袤山東河南兩直之間不啻數千里中間廣狹高下之形淤決衝涸之故濬塞分合之功非躬親目睹未易悉其情形而議者多據紙上之陳言與風聞之浮說或一己之臆見與不化之成心蓋有私其身家者有私其地方者有欲借以規便利者有欲因而求上知者其意各有所主故凡條陳之可擯者半可酌者半可行者什之一二耳今黃河頗稱安流其最要者唯狼矢之決宜禦徐呂之淤宜疏遙堤宜護工料宜覈數事而已會通河雖多淺澁頗堪通運其要者唯濬泉清湖疏淺護堤時啟閉清胃濫數事而已大抵

行所無事之時只以增卑培薄爲主而時經略其太甚賈讓之下策不妨爲今日之上計乃或以補偏救弊爲偷安之術于是有言宜分黃河北達臨清以入海爲運道者譬之開門而揖盜未受其利先受其害矣又有謂宜復海運者有言宜大築黃堦壩者或謂宜引澶沁范諸水由張秋入運者或謂衛河可開引淇洹二水或引漳水以壯清源以下之勢者有謂宜鑿黑龍潭開鹽河者又有謂仍宜開膠萊河者各出所見喙喙爭鳴非悠謬無補則浪費不貲蓋局外之人多欲創非常可喜之說豈顧行者之難易又豈顧行者之成否行之而不効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則所傷之民命所費之金錢誰實任之故大洋甚險元  
雖行之而利不償害海運之議宜寢黃堦壩近雖卑薄  
緣李吉口沙墊此受其壅則彼必受其噴射此一定之  
理如爲商丘慮只宜酌疏李吉口之淤而時補修黃堦  
之缺不必爲此擾擾也黃堦之議宜寢澶沁諸水于張  
秋無建甌之勢疏之分毫無補于運澶沁之議宜寢臨  
清以下本自足用雖有時不足乃汶泗之水天旱而涸  
也况淇洹之水微漳水猛且旣去而徼之來能無崩決  
之慮淇漳之議宜寢黑龍潭在張秋國初大受其害築  
戊巳山以鎮之倘鑿之通漕不惟無益必有漂沒之虞

若鑿之通魚山之鹽河不惟金錢無所措處而鹽河之  
通塞亦濟南土人之利于漕河何與况未必可行乎黑  
龍潭鹽河之議宜寢惟膠萊河一議差爲近理近日土  
人往往議開而直指畢公亦以爲是但其中利害恒相  
半而中多沙淤非躬履熟識力定錢糧足未易辦此也  
大抵今當帑藏告匱民窮財盡之時祇可因其固然而  
振飭其不得不然倘卒有潰溢不妨臨時相度務期有  
濟此外如前諸說及諸可已之役無甚利害者一切無  
聽以不失行所無事之意益于無事中寓有事非一無  
所事事也若堤壩渠塘疏濬排塞自有不容遽已者唯

一清之覈之足矣

### 狼矢溝議

黃河無數十年無事之日邇來頗稱安瀾者十餘載于茲矣狼矢溝之決決而塞塞而復決議者動色相戒以爲左虞陵右虞漕是則固然而該職則以爲狼矢溝雖塞正未可安枕臥也何也河猶人身譬如病嘔病泄不察其中氣卑虛胃腸癥結而槩施補劑其能瘳乎卽幸而瘳爲害滋大則請言黃河受病之源與所以治之之法往不具陳如萬曆初年崔鎮龍窩決而白洋歸仁流沙淤隘淮南幾爲水國潘司空遙堤之議力排羣紛而

玄圭告成嗣是河身無常人心多懈于是黃堦口決王家口又決蒙牆朱旺相繼又決當是時徐呂之洪可褰裳涉矣大抵黃河半水半沙其性緊迅其勢洶湧上流決則下必淤下流淤則上必又決此一定之勢亦必然之理迨泃河告成重運由泃回空由黃自此人多視黃爲不急之務于是呂公堂徐州洪向之褰裳可涉者沙墊未大開疏所以沙墊日積旣受以必淤之勢遙堤日廢或予以不得不決之隙是以三十九年狼矢溝之決方竣而四十年三山口決矣四十二年三山工方竣而四十二年狼矢溝又決矣見今興工近三載而迄無成

效將緩視乎聞狼矢之決徐呂淤淺回空多阻且決水  
借周柳落馬諸湖之勢而泛衝于加之下流如猶兒窩  
劉家口諸處堤岸坍塌道多阻糧船非東南風多被  
湖水吞蓄是剝床之災也將急圖乎黃水沟沟如怒雷  
崩壁伏秋雨水泛溢卽日耗水衡金錢能與之爭勝負  
乎是畫沙之術也或曰持議若是將安所下手曰譬如  
醫家治病急則治標緩則治本爲今之計直勸其緩急  
如直洳之間黃湖交衝大阻糧運果不可一日緩則一  
面識錄其埂岸分殺其水勢急塞其決口或口不可卒  
塞多用牽挽多方防護多方分殺其上流奔激之勢務

禪運事無悞此治標之說也但連歲雖聞決口爲害而  
糧船未必十分阻難則今歲第用前法亦可完目前運  
事待伏秋已過水勢漸微然後乘便而拮据之一面將  
徐呂之間故道淤淺處大加開濬俾後此全水之力有  
所容以下行蓋水性善下故此最爲吃緊一着正今日  
對症之劑也觀諸往事黃垆口之決不由堅城集李吉  
口之淤乎蒙墻寺之決不由堅城集未通而黃垆遠塞  
乎李吉口開王家口塞而蘇家莊決不由堅城集以下  
全未疏通乎則三山狼矢相繼屢決謂由于徐呂之可  
褻裳未大疏通理或然也故曰開濬故道正今日對症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六  
之劑也然縷堤遙堤必時視其罅者葺之單者復之卑者崇之乃其要又在謀畫之確當委用之得人而稽核之有法也頃本院躬巡河干一經指畫必無遺策該職夙所未習何能洞隔垣之見然所聞諸津吏父老其議如此而又見條陳日紛各出所見或於以水治水之說未必有當也是以揆諸理勢合以輿論而叅以已意謂其大段有如此卽謂該職爲耳食其敢諱哉

黃河節省夫料議

黃在秦晉之間無利無害無所事守在河南山東南直北直之間則河爲要害于是有河官有河夫有堤工有

埽料每年所費鉅萬總以護陵妥漕慎守其一而備不虞顧有必不可已之役亦有可稍緩者有不得不全力防禦之役亦有可扣省者有用一分卽見一分效驗之役亦未必無冒破者卽以山東言之山東河經曹單凡一百八十餘里曹守王家口三官廟等處單守黃堽壩等處說者曰二縣卽不守未必有礙于陵或爲中州守耳此亦非一體之論獨是每年所用夫若干埽若干工若干而下者自下衝者自衝淤者自淤決者自決曹人胡宗沔所以深言下埽築堤之無益或有見也如日者黃堽之決實爲李吉高淤之故乃李吉口未必大濬而

黃堦壩兩岸相通水無行地所以李吉口日淤而黃堦日坍雖近日開一渠以稍殺衝激之勢而連年下埽築堤未見分釐工効一切問諸水濱矣說者曰此工料關係最大雖明知宜節宜罷顧誰敢任其咎者噫天下事總以因陋襲舛而致大壞極敝河事亦然大抵河本曲流而直射伏秋之間雖無小決亦無足爲大害卽有大決而堤工埽工可足恃乎不足恃乎人力可以順水之性而不可與水爭况就中不無冒破者矣且所謂節省非惜此呵堵物也無事之時宜爲有事之慮已然之樽節可備未然之緩急如埽料凡椿楸柳束縲麻草繩之

屬四十四年以前歲估八九千金大半歸諸烏有卽四十五年估五千金有奇而俱扣存未用則埽料宜議也草束則舊以空徃夫九月採取率多稱苦不若各扣九月工食一兩而諸縣照價估買歲可省十之三四且係各夫情願又近來所已行者則草束宜議也如堤工近多臨河築堤取其易浸可因以爲利今第宜就舊太行遙堤縷水等堤補修之潘司空極言臨水築堤之非非篤論乎則堤工宜議也如埽工多在河身窄溜處與水相爭是以多歸之乾沒今宜酌勘其緊急不得不下者下之毋以有限民膏而填河伯之腹及猾役之囊則埽

工宜議也如徭夫則歲設千七百九十每夫工食十二兩額扣三兩實給銀九兩舊以河事孔棘而設今河稍告寧可不樽節爲後慮乎每歲所估工程多准夫數中多不急之役且漏孔百出矣近雖河官稽覈不遺餘力而此輩互相爲孔尚未可過而問也今宜每年將應編徭夫州縣半編夫半扣銀其夫俱須實實上役毋爲占役毋爲虛冒儘足調度應用如卒有別虞用夫者臨時召募則所扣存之銀每年可得七八千兩合之埽料堤工所省每年約有萬餘則徭夫宜議也此皆就山東言耳而河南南直北直可類推矣此特就徭夫工料言耳之易而成任事之難也

### 泲河議

泲河南自直河口北抵劉昌莊在山東南直之間蓋因黃不可恃泲工遂成原議重運由泲回空由黃十餘年來爲漕運之利議者見泲河可用遂有棄黃之議客歲直河一帶險溜異常而泲河間有淺澁議者又欲棄泲而用黃竊見兩年來黃河東決故道沙淤不惟重運難

行卽回空亦多阻澁此已事也且客歲以黃溢洳渴非  
七月十九日大雨幾于膠舟倘異日洳有不虞安知不  
借力于黃乎故黃者大利大害也洳無大害而有大利  
亦有微害昔開洳急于落成故堤多單薄岸多窄逼底  
多淺澁而徐唐河猶見窩等處多沙多石多溜亦有被  
衝而無岸者故單薄宜厚窄逼宜濶淺澁宜濬沙石宜  
開無岸宜補而猶有說焉黃不苦決而苦淤洳不苦泛  
而苦淺宜倣水櫃法將微山獨山呂孟昭陽等湖蓄水  
濟運非甚不足不得開湖口破費有盡之水而直河一  
帶猶須多備洳溜人夫以防黃溢衝運之用總之濬洳

宜待避壩時勸其工程毋至冒水衡之金錢蓄湖宜就  
啟閉時慎其蓄洳毋至待舟膠而臃臍此皆舊貫可仍  
不過稍一節宣而兩省交境易于各執意見故謀擬于  
築舍而事就于和衷又治河之大窾會也然疏濬之必  
力工程之必稽微獨洳河卽會通河亦然而洳以石底  
窄岸泉源頗少尤宜加意疏濬以防澁阻耳

### 濬泉議

自先臣尚書宋公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以汶泗沂沭諸  
水成會通河實賴泰安萊蕪三百九泉爲之接濟是諸  
泉之大有造于漕也各郡縣有泉官有老人有泉夫每

歲額有工食而責成于有司經營于河官挑泉之令日  
下疏通之檄日上求其實豈無以虛文應者寃懲未必  
懼也卽懼而惰窳者尚多查勘未必實也卽實而遺漏  
者尚多往歲霖雨未降河水不絕如綫舟幾爲膠止靠  
天雨解者曰天旱則泉枯雖濬之無益也是固然矣第  
此輩官老糜費工食而不共乃役將焉用之且濬則通  
不濬則塞可借口無益而廢人事不修哉合無自今嚴  
加申飭督濬泉源通利俾無阻塞印官每歲終各具印  
結一泉塞卽加官老以罪而奪之精泉塞太多則有司  
河官與有責焉至汶泗沂衛尤爲衆水之大者每歲責  
河官及該州縣官一併于冬月疏濬俾無墊淤旁塞盡  
注之水櫃以待不時之需亦吃緊着也若夫或有以爲  
利在已而占以爲不利在已而阻此中頗少而亦不可  
不預防之耳每歲春仍宜委府佐之精明者分頭查勘  
官則分別修墜以備年終薦劾之用役則分別勤惰以  
爲懲一儆百之法毋徒以紙上虛文上下相蒙庶于輸  
輓未必無小補云

以勘水櫃議

東平濟汶之間有南旺安山馬踏蜀山馬場等湖謂之  
水櫃蓋澇則引水入湖以預瀦蓄旱則決湖入運以通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漕舟若容水之器故謂之水櫃漕運所資者蓋甚鉅且切矣先年前部院節次踏勘高阜召民佃種徵其租入以代魚沛諸邑之稅于是或以公費徵或以宋尚書香火徵或以民自給帖請種徵因之界限混淆豪民兼併用力廉而所獲倍幾爲羣兒一餅爭無已時如近日昭陽汝陽等湖甚且折入王田雖非原定水櫃總之漕水濟運亦水櫃之屬且旣種其地必思所以據而有之于是或旁阻水渠而不容入或陰壅水埂而不欲出未可謂全無其人幾于扼其吭而奪漕河口中之物所以諸當道每以清湖爲議而卒莫得其要領或不免于中格

也辰巳之間湖低于漕濟汶一帶幾于斷流或曰天旱甚則湖水渴卽有微蓄亦不能逆而上流何尤于佃種不知漕運固不全藉于湖而湖之有利于漕居半也十七年工科常掌科居敬奏請各查頃畝于高下相承之地築一束湖子堤堤以內永爲水櫃堤以外作爲湖田庶限界分明內外有辨小民難于侵占官司易于稽查詔從其請今其子堤不尚有存焉者乎宜轉委踏勘某地爲水櫃仍封築如故冬月引汶水及諸泉入之或查原堤再一補築于水所必由之道開渠數孔而待春時引水旣是卽實加堵塞其出水處留一二斗門亦設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六  
三  
腴界之無輕易放出天旱漕微然後漸次放出若雨潦  
漕溢可減而入亦如之大抵子堤之築不惟豪民不得  
私占而堤高則水必深緩急亦可恃以無恐仍于水櫃  
界處立石封識若有占種許諸官役檢舉諸人許告違  
者各以三尺從事此外于水櫃不甚緊關者仍聽佃種  
若私種而隱租者罰無赦至若滕嶧之間亦有呂孟昭  
陽蜀山等湖亦可倣前法爲水櫃以濟漕水之不及然  
占種湖地之弊盤據既久牢不可破且誹語易生株連  
易起則承委清勘非任勞任怨者恐未易易也

膠萊海運議

說者謂黃河出沒不常從古已然自泃河之議成差可  
避徐邳上下諸險數年以來頗便第泃河水道湫隘易  
涸易淤卒至大旱漕事幾不可知萬一有變數百萬命  
脉不幾中格乎先臣丘公海運之議以爲有見而欲收  
其全利無逢其小害莫如膠萊河之議猶爲近是此議  
似迂似鈍而無事爲有事之慮亦不可不講求者客歲  
畢按臺往復言膠萊河之必可開者數四且有新河問  
與諸人士議頗悉而本職終以爲未易開按臺則以爲  
誠未易開而非不可開也攷元至元十七年姚濱由膠  
西縣陳村等處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徑通漕

直沽海口二十二年詔罷嘉靖十一年方御史遠宜議  
開膠萊副使王獻開未竟隆慶年用劉尚書應節議遣  
徐侍郎枻發戶工銀六萬兩試于把浪廟分水嶺北海  
倉等處功未就而罷萬曆三十年詔開新河尋以道府  
累次踏勘撫院題罷則膠萊之不易開明矣第膠萊之  
所以稱難者分水嶺也按此河起自淮安清江浦入雲  
梯關皆淮路也凡三百四十里卽入膠海歷海州至安  
東衛至麻灣則由海行凡三百三十里有奇自是而新  
河口自是而海倉口凡三百四十里有奇又自海倉至  
直沽由海岸行三百五十里有奇則達于天津衛止一

百五十里矣總計清江口至丁字沽止船由海岸行九  
百里河行八百二十里通計一千七百里較之今漕頗  
省歲費較之海運不啻逸而且便然非一勞何以收永  
逸之効則所謂不可不講求者此也第麻灣之北有劉  
家口數里有沙石山名曰分水嶺地勢高下相崎南水  
至此而復南北水至此而復北流沙相衝何能不闕所  
最難者正此耳欲鑿而通之恐未易爭勝且淺則無濟  
深則不能昔人親歷其地有謂自麻灣抵劉家口行五  
十里則窩闌也南北地勢不甚相崎欲循此道鑿平地  
徑入新河蓋與其鑿山而山難鑿毋寧避山以鑿地耳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六  
此議近妥而紛紜之議實築道舍大抵從雲梯關以入膠海從麻灣以避水嶺則下欵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可爲善建不拔之業其爲利賴萬倍雖名海運不異河路若夫泉源則宜疏沽河淮河五龍河小開口河諸水做泰山諸泉法以防旱澁開壩則因吳家口開陳村開窩舖開亭口開周家莊玉皇廟楊家圈諸開之舊而又因水勢以建設之亦略做會通河開法務俾曲折合宜足爲永利船舶則底用八尺圍木貫以豎檀倉爲龜腹首尾偃月前後置柁帆桅眠立有機而置長杆篙以探水立定盤星以取向擗風板分水以使風鎖口板衝

浪以逐波夾以竹木筏羽翼之以防傾側之患如蕃舶漁舟之制諸如此類必求妥確誠率此以行亦中興之大業而無疆之利賴也顧說者難于費之無從出然膠萊故道皆有成蹟約費二三十萬而足雖曰國家空虛安所得此金錢不猶愈于會通黃河歲費不下數十萬乎雖曰沙石難開海水洶湧前人未見成功第天下事不憂無成而慮意見之各出任事之無人誹譽之日紛也會通一衣帶水脫有不測不幾以軍國戲乎然人見泐黃尚有可恃而驟議及此適滋多口且駭人聽卽本職亦非謂易行正謂太平之日最宜急力講求倘有可

行則國家數萬世之永利在是大抵膠萊之議在今日  
不易開非不可開一言盡之矣若夫海運之險必不可  
行者也而近日議開海運乃自登萊以達天津之海道  
雖權宜之計實永賴之法且因此而練海兵熟運道設  
重鎮通轉輸又國民兩利之道不妨亟議行者

### 清河盜議

往歲水淺舟膠運帆泊岸四百萬軍國命脉從饑民口  
手中過亦危矣于是當道爲懲熱吹冷之謀河干設衛  
連絡如織庶不弛于搨振之傲矣而上年陽穀之阿城  
開白糧孫同知被劫一時文武諸吏俱任俸督擒乃他

州邑之失事者屢屢見告豈盡防禦之不嚴哉揆厥所  
由蓋一由停泊之非地人易生心則凡官民船隻必于  
大村店處停宿矣一由護送之無人卒難救援則各郡  
縣各設兵快若干遇有解官縉紳舟遣若干人護送出  
境夜則率鄉兵圍宿有事互相應援矣猶未也近本職  
鞫陽穀大盜其中多水手而大半係外水外水者卽所  
雇無籍之棍徒也今合無會同總漕申飭凡糧舟旗牌  
率用親身不得雇外水卽有事故亦須于所在店家會  
雇有跟脚面熟之人仍每幫五船互爲一結糧長置簿  
一扇籤一筒將在船之夫盡數不時抽查有不在船者

罪甲長有一船脫幫者罪本幫有一人爲盜者罪五船而糧長亦與有責焉仍于重運限單後粘一單將官旗各姓名盡數填入以備所過河道衙門及河廳抽點一以稽行期之遲速一以防外水之爲盜若有一人不在一船脫幫必須究問明白方許放過若上年陽穀失事內有盜在指揮劉國華幫已獲旋奪竟令黠盜漏網如此傷弊武弁尤須重治以肅盜源若黃河大盜衣絳張旗出沒于三省之間尤難擒治久之恐爲別患非本院會同中飭誰肯自洗其結習哉又有謂夏鎮以東一帶人烟稀少往往多盜有沙溝守備宜移居河干者泃河同知宜于夏秋之間駐萬家驛不惟督運且以防盜况原有衙門可居者又有謂宜改臨城驛于河干人居稠密可以寢盜心者皆可爲弭盜借箸然事關重大尤須再加酌議者也

理學二先生謚議

易名之典國家所以旌賢哲而厲世磨鈍之大端大法也非其人其誰能阿所好苟真知其爲理學名賢而俾沒沒謂三代之直何哉無論海內卽我中州真儒輩出後先輝映亦難殫述而河洛間程邵開天彬彬在茲國初卽有曹月川先生諱端者與文清諸君子鼓吹羽翼

有功吾道隆萬之間雖有尤西川先生新安有孟雲浦先生此三先生者上衍洙泗之流中傳伊雒之鉢古道清時正學垂後若出一轍海內君子謂宜從祀廟庭公論在人心久矣頃當五年議謚之日公論大明君子道長先是月川先生業謚靖修無容更議而二先生尚未易名卽二先生屹屹闡修何嘗有意表暴第闡幽之典秉彝之公則有不可泯滅者

西川先生姓尤名時熙字季美幼讀文成傳習錄卽厭棄詞章一意聖人之學壬午中式鄉試除元氏諭復補章丘諭教士皆以躬行爲主尋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

徐公爲祭酒特重之令六館士俱師先生壬寅年四十四因念古人道明德立語自詰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遂師事晴川劉先生晴川文成高弟也晴川以建言逮獄時從犴狴印証體認真切甲辰陞戶部主事權潁墅纖毫不以自污自奉澹苦人弗堪也尋以母老終養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不履公門郡守以帖二張遺官地若干畝公爲書謝不受居常坐小齋見後進來學喜甚啟廸不倦其言曰性分上欠真切只因心有所逐又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又曰不求自慊只在他人口頭上討箇好字終不長進又曰放者

心也靜須心靜若身靜治其末耳其爲說大抵祖良知而要歸于提醒人心使知所嚮往不容自己晚年慨於傳文成之學者失其真喟然曰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更有上面一層于是令學者只于見在職分用功又惓惓于孝弟爲仁之本主忠信及終身可行其恕乎諸語此其立教平實易簡可謂有功文成而造詣之純德器之粹有非學者所能摹擬也孟我疆秋稱其溫和純粹有明道之風孟雲浦先生其門人也稱其哀然爲一代真儒四方學者負笈百餘人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于世卒之日含歛不具子孫貧乏不能舉火祀

鄉賢又建祠特祀

雲浦先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幼警敏不類凡兒爲諸生卽慨然以古道自任師事西川先生片言隻字罔不籍記久之幡然解悟歸而立會講學多所興起西川曰吾道大明于西矣癸酉中式鄉試同年具呈坊價獨不列名先生初應貢及偕計皆不受驛遞路費庚辰成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尋補北筦銀庫權河西務皆痛革積弊一錢不染士民爲之立生祠江南山左大饑奉命往賑全活無筭遂改驗封主事丁父母喪皆哀毀一準家禮補稽勲歷文選郎曰用人朝廷公典而可干以私

耶孤勁不少徇故事方面以上多先白政府而後補牘  
先生獨不白政府衙之中貴請託不行吏弊搜剔無遺  
會起用張可菴棟棟謫以建言國本時論躓之弗敢用  
也政府遂陰陽于上獲譴削籍先生神色自若徐治文  
書付所司跨蹇歸里郡邑貴游求一見不可得川上建  
兩賢祠宗賢樓講學其中陝雒秦晉來學常至數百人  
恬澹古樸里人化之雖窮鄉夫婦皆稱爲孟師疾革猶  
勉人爲學作詩自警蓋先生天性聰穎于道極其發憤  
而泊然無欲惟孝弟庸行是篤其教人平易簡盡不爲  
高深之論其言曰立志必欲學聖人不以一善成名又

曰旣知向學須出頭承當庶不替私欲開躲閃門又曰  
學在自慊必頭腦明始不錯不然未有不以意所便安  
爲慊者也又曰渣滓只是有我又曰絀虛談務實踐今  
日固本回生要劑也鄒南臯稱其伊雒淵源千古如生  
楊晉菴稱其精心卓詣千古絕學有賴而門人王以悟  
謂先生之學千古正學是可以得先生之槩矣卒祀鄉  
賢又建祠特祀壬戌誥贈中大夫光祿寺卿所著有尊  
聞錄讀易寤言等書及文集八卷行於世祺生也晚不  
獲從二先生領其緒論而讀其所爲言皆孝弟忠信躬  
修實際語聞諸鄉人之及門者曰尤先生溫其如玉孟

先生瀏瀏如松下風及細按其生平皆于世無染而力學好修扶世淑人卓然為伊雒嫡傳月川後勁論其學宜在從祀之列稽其品寧斬尊名之典私淑君子應有同心所愧祺非其人不足為泰岱增高瀚溟增深雖然

賢哉先生之民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敢據見聞綴其崖略俟諸持公論者采焉

明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七

議

新安驛累議

漕糧議

漕糧議補

藩運議

救荒議

兵餉議

鈔法議

附折漕呈

附更派呈

見疏內

見疏內

贈序

張中丞公崇祀專祠序

陳楚英忠義錄序

賀王郡守晉憲副序

公賀王郡守晉秩序

賀陸公膺內召序

劉邑侯審編碑序

苗司訓署篆序

邵邑侯膺薦刻序

明德先生文集卷之七

新安驛累條議六款

一急均貧富看得新安代當僉派大抵以地糧僉派爲率但糧多而滑者善爲躲避或詭寄於有力之家或洒派作零星之戶止靠中人應役又有富而止幫人銀一二兩此藉口應役者大戶旣不應小戶又不應中人幾何況就中賣放仇扳之弊又種種矣近來多議加派地畝但年荒加餉豈可重困合無照例免糧水災荒糧帖糧外計闔縣約糧一萬四千有奇每糧二百石定驢頭一角於內各隨便公舉二名或四名實應差役而其外

每糧十石幫銀一兩五錢每角幫銀三十兩較之每角費銀百金已少十分之二而且衆擎易舉且少革無名之費少除需索之擾應此亦尚易耳雖曰出之糧石未便見今幫費不貲人人情願舍此不爲坐視其困如在湯火何日得出且原差有十餘年不換者實爲偏枯今後三年一換夫以二百糧石之內豈無三四人或七八人頗過者各自相舉自無隱漏且人安於應得之役而無意外之板卽未必不苦然三年一換苦亦有期耳旣出之糧石卽鄉紳照例免外之糧尚不免於幫差而詭計洒派亦無所用之矣此法便於小民不便於士紳然

而衆利在焉敢徂於私而弗言之乎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一急議官支看得從來馬戶止管走差支銷皆係驛官爲政周南等驛皆然卽新安以前原係官支不知何故驛官輒推之馬戶在官則止有支銷之費而無雜項之擾今在馬戶則過客之管家長隨視如几上肉百般需索而門廚皂夫等役又從中而利之甚且驛官之跟官亦以爲奇貨可居也驛官所費十之一馬戶所費十之四矣况三年以前驛官支銷何嘗苦累今後仍舊歸於驛官支銷但近來差役較煩各馬戶每角情願幫貼驛

官銀四兩捌錢今同衆議再加一兩二錢共六兩共約銀四百二十兩其於支銷綽然有餘矣况見奉按院牌云馬戶原爲走遞而設今不惟走遞且又官支大爲民害此事確然當歸之驛官不惟憲牌當遵且所以循舊例而一郵政也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一急禁需索看得驛遞不苦於應付而苦於凌索不苦於真牌而苦於假藉不苦於往廻而苦於頻數如上司差役過客馬匹其中循理守法儘不乏人而藉之以爲利府者比比是也如過客夫馬之外又有旗鼓中火之外又索廩給或家人指名斂錢每馬一匹或二錢前站

以中火不整或以少南菜爲名而索銀四五錢其走差人等每馬索貼銀七八分或一二錢中間有等違法之人索至四五錢稍不遂意則藉口馬疲將馬夫鞭打凌虐或將馬匹中途打傷或索酒席喫一二日方行或預將馬票抄一白紙先令人傳送名爲預送抄牌希圖多騎一馬又多貼銀一二錢或買馬票一紙往返數十次視驛遞爲利途莫敢誰何其買馬票還過用銀一二兩其所得常至二三十金是又以馬票爲利罔也驛遞幾何而不重累哉今後本驛置簿二扇申請撫院或道府印示一以紀過客夫馬之數一以紀差役馬匹之數如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有多用夫馬及需索銀錢者卽登於簿季終查繳小則  
提究大則叅處各處馬票須將真票發抄每馬止照原  
數不許多索仍開某驛某月某日何往應付訖小印印  
之以防重複之弊需索者亦註票上或本縣密揭本衙  
門究處其傳馬票并貼馬等錢一槩禁止若夫福府及  
各處一切馬票俱繇道府掛號方准應付庶於冒濫少  
息科索少禁而驛苦可甦萬一矣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一急禁順馬看得新安之苦大半由於周南馬戶之強  
梁每馬至洛該驛棍徒徑將馬強拉去置之空房不與  
草料或遲一日或遲二三日者或六七日者甚有順至

孟津河北者其馬有病瘦者有倒死者且有因而馬戶  
打傷及至告理未必得直卽得直而所費已不貲矣此  
弊不除害無底止今後申府各批照如新安馬到洛當  
時發回不許強拉如留馬一日者追銀一錢五分留二  
日者追銀三錢三日以上照數加銀如有順至孟津河  
北者計日加倍追值或病倒者計馬之值加倍賠償不  
如約者告官問罪責賠其洛陽馬至新安如有前弊亦  
如之兩縣不可爲地方而有成心偏護於其間更見大  
公無我之量矣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一急催協濟看得新安驛馬本縣止一半其餘皆嵩縣

盧氏協濟耳莫非王事三州縣以應當之役既坐視其苦而袖手委之他人已不平矣乃協濟之銀呼之不應致本縣百姓賣兒鬻女貨產揭債至於逃而殆盡也彼三縣視之如隔靴之癢有數月不解者有半年不解者彼以出納之吝置之度外此以子母之息累之局中今後三州縣協濟務及時解發如春季不過二月全完夏季不過五月全完後時者守催之再遲則申上司提吏年終考成不完叅罰庶乎於彼成同舟之誼於此免沸鼎之危矣申請兩院詳允施行

一急革雜費看得馬戶之累極矣其中與夫坐索長例種種無名之費科斂不貲如遇有使用約費一兩而揭債至十餘兩使用之餘一二驛棍從中瓜分工食到丁便指東扯西一時科盡於是工食五十兩所得僅二十餘兩甚且馬戶指工食爲名所揭私債累及新應差役之馬戶代爲賠償馬戶之累如此而獨替人償債已大不平矣且逃差之工食亦歸之烏有馬戶以逃差爲阱驛官以逃差爲餌况夫投輕躲重偏累鄉愚弊端尚多不急革之馬戶蠹不可勝言矣今務嚴查某項爲必不可已之費某項爲巧藉之名色一一禁革以蘇殘喘驛官之體面即可惜而馬戶之心肉必不可重刻也無名

之費一切嚴革卽間有使用亦設法預支借用不必揭  
債仍置印簿細開某項某項以憑查考庶免侵漁之弊  
諸如此類皆定爲格鑄之貞石垂諸永久申請兩院詳  
允施行

漕糧議略

已卯居洛著

頃承撫臺諮詢漕事欲將利弊直言無隱可謂謙之自  
牧咸之虛受矣敬仰問察之虛聊備蕩蕩之采竊謂天  
下事有利之而行之反害害之而其中有利存焉者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焉耳今日小灘兌軍其初未嘗不利  
卽前七八年尚有委官央囑承買者而後乃滋害至此

極也蓋歲荒則米貴如珠民窮則色變談虎加以費耗  
之溢弊竇之叢民力旣竭國用曷充心已剗而瘡尚難  
醫皮不存而毛將安附於蒿目腐心之餘爲補偏救弊  
之說敢畢千慮用佐一籌其可備疏請以兩利相濟者  
二事可便宜行以救民水火者三事惟台臺垂聽而酌  
裁之敢私布於執事

計開

酌議可備題請者二事

一議增價改折夫漕不准折旣奉明旨矣然正改兌  
不過七錢上下耳以此議折自難徼聖明允從目今

時價騰湧并一切費耗每石不下二三兩今議每一石折一兩五錢若以七錢折色給之便於軍又可知也在朝廷如折河南一府可淨獲利四五萬如通省折可淨獲利三四十萬便於國又可知也如此而主上或允從未可知也不肖在南都曾題折浙江金衢紹南直徽州等處米二十五萬有奇三年除給軍外淨獲利三十餘萬原疏見在御前似可做行之也一議就便抵兌夫米價雖出河南而米則東土之所產也齎銀往返勞費十倍所謂二十鐘而致一石也今東北臨河州縣自有額解折色若以彼處應解議

改本色兌運而以河南代彼解運折色彼此相濟所省實多倘慮不從每兩加二兌解亦可如今日兵部覆奉明旨以驛站協濟銀抵兌京邊似又可做行之也

酌議可便宜行者三事

一議印官自買印官果實心爲民凡事直擔任在自巳身上急宜盡革承買以免傾家蕩產之害今議近者印官親自到彼兌買遠者許差親信員役兌買如有名爲官買而朦騙大戶者以不職論庶可省小民切身一苦

一議早赴糴運聞各屬糴運大抵十月後方料理有  
十一二月而尚未一人到灘者卽在豐年米價已貴  
况當荒歲愈遲愈貴在印官曰於我何與貴則貴買  
到底派在糧石上耳今議每年以六月將價起完七  
八月趁米賤時早買庶可省十之三四也

一議定價公派夫米價騰貴勢不得不派之民間然  
賢者攢眉言苦而不肖者或反因之以爲利甚且衙  
官衙役百方開帳指一科十不過每石糧暗加幾錢  
幾分耳今議如米貴印官先儘那解買運事完本衙  
門酌時值市斗若干以斛斗計筭應值若干每石應

派若干原價外應總派加若干申請兩院批准行各  
道懸示通衢加在糧內攤補多加一分者以墨論庶  
可杜暗加之弊

### 漕糧議略補

一議加耗補兌前倍價改折之議頗出苦心且便於  
國便於軍民或可仰徼聖明俞旨倘恐漕米虧額或  
煩宸慮則有加耗補兌之議敢借前箸籌之除各州  
縣已糴在倉儘數兌運外其餘未完漕米勒令加倍  
徵銀盡貯藩庫疏乞聖明稍緩此三四箇月候秋成  
七八月買米補兌除正米原耗米外每石願再加耗

米二斗在太倉不失原額而且溢其數在地方暫緩  
須臾而已受其賜或亦聖明之所樂從者是在老公  
祖之力請而已

一議預備不虞古者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  
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可積十年之蓄今朝野俱匱公  
私皆空所以聖明不允折漕良有深意合無疏請當  
國者與大司農從長計議如遇北直山左米賤時預  
先設法措處或委心計大臣或責令撫按平糴數十  
萬以備荒年補折之需如遇各省大荒許令加價折  
解或於應領粟米軍人酌照時值順情寬折聞軍人

領粟米者即時賤糶易換老米食用則每年多放一  
二月折色諒亦軍情之所甚便也在軍旣便折色之  
用在民獲免糶運之苦在國亦收倍折之利一舉而  
三善備焉是在謀國者之留意熟計之也

附請折漕米呈

河南府屬雒陽等縣陝州等州十四處饑荒士民人等  
呈爲河雒萬民不天兵荒千里赤地皮肉俱盡敲扑亦  
窮乞再爲民請命倍價折漕以下有濟於軍民上有利  
於朝廷事十四屬殘破赤子不知作何罪殃遭天降割  
旣罹兵火又經旱蝗苦而又苦年甚一年幸蒙本道太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宗師本府太宗師申詳兩院題請河南一府俱係一等  
災傷欽奉聖明軫卹蠲免存留頂戴天恩何敢復言但  
河雒連歲災荒蓋百年僅見之兵寇亘古未聞之凶荒  
有不但僅以災傷論者自寇渡後城殘地荒人亡家破  
無月不焚殺無歲不旱蝗寅卯兩年旱雹風霜諸慘俱  
備兵寇蝗蝻捲地一空今逃亡載道屍骸徧野父子夫  
妻相食荆子蒺藜皆盡小民存者不過十分之二三菜  
色堪憐鬼形相對存留之蠲免似屬空文勦練之徵呼  
愈摧殘喘肉剝已盡難醫眼前之瘡死不擇音遑卹我  
躬之後卽如漕糧一事原價每石七錢有奇今米貴數

倍催呼不前小民已如赴湯蹈火縣官盡作淚眼攢眉  
雖曰題折未蒙聖明俞允但民不聊生終難結局何若  
通變不倦使朝廷與軍民兩利之爲便也伏祈本府太  
宗師俯從民便轉申兩院再爲殘赤請命情願每石漕  
糧加銀七錢五分連水脚等項折解可足一兩六七錢  
卽以原價七錢五分析放軍人軍人甚願而朝廷可淨  
獲數萬之利小民亦稍蘇萬一之苦一舉而三善備焉  
如慮虧太倉之額或題徵銀解藩司貯庫候秋成加二  
兌運亦無非聖主之恩澤也至于題請盡蠲十一年以  
前起解舊逋及目下暫緩徵呼設法勸施賑濟煮粥容

總在恩臺上請施行

藩運條議

竊惟天下之所以相維不亂衆心同然者情法理三者而已情不平則鳴雖厲禁不能阻法不均則偏雖慈父不能強理至當則公雖羣喙不能撓如各屬王鹽粳米皆大苦累而運鹽一事猶獨累新澠陝三州縣代人受害二十餘年若燐雞在湯鑊之中若牂羊飽餓虎之吻仰高天而無路呼厚地而莫由况遠隔萬里之君門誰憐七日之庭哭年來三屬百姓父子兄弟離散身家性命難保下情難達每苦見帝於因鬼上意雖憐終同築

舍於道傍幸遇仁臺深軫民瘼所以百姓不憚呼籲欲出水火此亦萬死一生白骨復肉之一會也夫福殿下非十四屬之國主乎運鹽非十四屬之王事乎獨累三屬貽害無窮請言情理法之不便者十有二而後議蘇累之四事可乎一曰運鹽既係王事三屬獨運是爲偏苦二曰彼如謂運鹽係三州縣差則各屬自應袖手何故協濟腳價一千三百六十兩又何蒙議暫加銀五百八十兩其爲各屬公共之差無說矣三曰彼如謂三屬係經過地夫雒獨非經過地乎且自會興頭至雒每車往回千餘里豈皆經過地耶四曰彼如謂路遠不便派

運則三屬往返之路不可謂近也五曰彼如謂三州縣有遞運所可供車牛則運鹽不列于郵制工食不加于往額况迤累強半近已派運於闔縣行戶里甲矣六曰彼如謂路非經由縣無驛站則三屬地不產粳米與各屬同派上米何爲也七曰彼如謂各屬別有苦差或屢經寇患則衝疲彫敝未有甚于新澠兩經殘破未有甚于澠陝而又加以此等大苦累其何能支八曰彼如謂吾各屬已出銀協濟矣則三屬之賠累者千百而各屬之協濟特十分之一二耳况協濟未必以時至也九曰彼如謂吾止應協濟耳運鹽非吾事也譬如父母有十

四子衆子以三子稍近貼併侍養久之獨以侍養苦三子而曰養父母係三子事非吾事也此論之不通者也十曰彼如謂流寇雖擾自有息時不知流寇雖息而道途交收賠累銅鎖之苦未嘗息也十一曰彼如謂三屬雖苦自有正本清源之法杜漏卮減使費足矣何更苦各屬爲也不知即使果有正本清源之法三屬止當與各屬共沾雨露耳十二曰彼各處皆申議曉曉不肯認也不認亦人情也夫上臺亦視諸理法情之可爲者而已使事必下屬肯認則上臺之法亦窮且未聞三屬獨運從來肯甘投服認者也有此十二不便而于情爲不

平於法爲不均于理爲未當百姓能甘心乎上臺能不  
垂憫乎皮骨與元氣俱盡能無憂乎于是有再議加派  
協濟之說謂可以紓目前之急然而愆期難齊實惠難  
沾且恐愈開需索之借口是受虛名而甘實禍也于是  
又有議分派三屬粳米於各屬之說謂可以抵轉遞之  
苦然而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徒以資甲可乙否之不決  
是議論多而成功寡也今惟有兩言而決王鹽應協濟  
乎不應協濟乎運鹽果苦累乎抑不苦累乎如應協濟  
則王鹽爲各屬之差而非以三屬之獨差明矣如果苦  
累則三屬代他屬受累而非以三屬之累卸之他屬又

明矣爲今之計亦惟有三言而決以交收分之各屬而  
不必協濟也以轉運責之三屬而不必遠派也以粳米  
仍舊分任而不必抵兌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於情平于法均于理當三屬卽  
再欲訴苦而亦無可訴矣各屬卽再欲置喙而亦無容  
喙矣是三屬赤子饑死而上臺生之旣骨而上臺肉之  
出燐雞于鼎湯救牂羊于虎口揆諸情法理之至平至  
均至當保赤獲一視之仁造車有合轍之理雖以陰隲  
萬世可也其議有四伏祈台臺垂聽焉

計開

一議均派以平人情運鹽既屬王事十四屬皆當均任然有衝疲煩簡大小之不同恐一槩分派未便也卽分派于各屬每年同運亦未便也今議炤新澠陝出例酌量搭配分別多寡每三縣運鹽一年除雒陽衝煩或當免運止炤舊幫銀盧氏殘破姑且免運候數年全復與各屬一體派運外其餘十二州縣約四年一運極爲均平至新澠陝已獨苦二十六年宜俟二十六年後方與各屬一體均派自屬公論伏候台裁一議代運以免遠擾各屬均運王鹽原屬分內但上臺體卹百姓恐派運車牛途遠勞擾耳今議各屬運

鹽其起運稽查交卸使費於三屬無涉也惟轉運一事則三屬任之應運各縣卽以應協濟之銀給與價值約每所每車議腳價銀六錢先期解交正官設法催覓至期隨到隨運銀不預解責在各屬車不預備責在三屬是三屬仍肩四年一運之苦擔又代各屬轉運之牛車其苦猶倍于各屬多矣如各屬能自設法轉運不願催三屬車者聽伏候台裁一議正官料理以省科派大凡地方事一利興一害生且指一科千蠹孔百出惟正官留心真爲百姓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去一蠹民免一蠹之害如鹽車

粳米等差凡起運交收在平時預先料理在臨事特加意剔釐或委賢能佐貳董其事而交收之時必正官親到眼同交收則借口之耗蠹自無所容而無名之使費亦自當減矣至于藩役差出催鹽催米地方最稱不便則預定限期早竣王事不使差役魚肉小民是在上臺移文商行此亦正本清源之法也伏候  
台裁  
一議省需索以蘇轉運凡驛遞轉運軍器車牛所過需索不貲然每次不過十餘車耳今運鹽每次至九百一十車其煩難已甚此必派之該所攤之里甲出

之行戶覓之別縣兼之小車驢運合境已覺騷然小民不勝煩苦萬一差較等役委官跟隨再加需索則三屬之苦愈甚今三屬既爲各屬轉運九百餘車之鹽一切需索俱當設爲厲禁至於鹽包交卸委官與各車戶務要彌兌明白設法封識不得彼此混賴起釁至于王府交割則見年應運州縣各自爲政於催車運轡之車戶不相干涉永著爲令伏候台裁

附更派藩運公呈

河南府新安澠池陝州三州縣鄉宦舉人貢監生員百姓等呈爲殘赤幸出水火而復入水火仁臺已沛軫卹

而更望軫卹情極呼籲萬分難支乞均一視之仁拯獨  
擔之苦安萬民之心事竊炤陝澠新三屬或三經寇破  
而丘莽不減盧邑或僅存孤城而兵荒獨甚雒西已幾  
無孑遺矣無奈王鹽運車九百一十餘輛先年被有力  
縣分賄營推陷二十餘年僱運索費流土截劫歲歲費  
萬餘金尚有傾家賠贖錮追畢命者以致所夫盡迹鞭  
笞婦女累及途人如昨冬本府馮知府借庫銀二百五  
十兩安站之事可按也幸蒙道府申詳每年三縣輪運  
夫福藩者闔府之共王也運鹽者闔府之玉事也協濟  
百不償一且有各無實輪運窮則必變且至平無偏又

幸蒙撫按兩臺老公祖憲批詳允已經啟聞國王允行  
三屬殘赤庶幾出水火有日矣不意孟津曉曉有言復  
蒙兩院批老公祖行府復行雒孟新三縣會議遂變成  
案止豁除三屬粳米本折一千八百餘兩仍責令三屬  
專運已經三縣公議屢與道府商確無異既承道府三  
縣公議某等敢不仰從但粳米本折豁免僅可蘇苦十  
之三四實不能償鹽車歲歲萬餘金賠費之萬一此外  
或炤舊再留幫銀之數此在老公祖軫卹德意非某等  
所敢必也更有請者三屬殘破兵荒已不堪言加以鹽  
車每歲賠費加二三倍揭債所站工食尚不足當此一

明德先生文集 卷之七  
費况係四衝極煩之地往來如織供億不貲再加裁扣  
萬分難支幸蒙老公祖行檄查極衝次衝酌量減免三  
屬固屬極衝况加運鹽大累伏乞仁明老公祖仁均一  
視恩軫獨苦仍留舊幫濟減免三屬節裁至于新安山  
薄小邑兵荒最甚尤望盡免節裁庶王事無悞而人心  
稍安矣

救荒議略

蓋聞國家元氣在百姓天下腹心屬中原自寇氛熾而  
鞠爲戰場矣征輸繁而民亦勞止矣旱蝗頻仍而靡有  
孑遺矣昨歲不佞不忍士民饑斃尚鬻產稱貸并儘家

所有麥菽谷豆柿瓣等項得二千餘金以賑濟貧士貧  
民又作勸賑文勸紳衿施錢二百餘千奏賑洛民庶幾  
一隅之涓滴亦可稍紓饑渴之困而小補天地之憾矣  
今歲饑荒又甚卽不佞昨歲之捐萬難再辦而紳衿亦  
十室九空欲再勸施賑又幾幾乎其難之也語曰救荒  
無奇策緩征蠲賑皆今日所最急然而難言之矣時勢  
至此真堪流涕痛哭而計無復之者也無已則聊竭千  
慮以備採擇要亦老生之常談耳伏惟裁察施行

一曰破格安民從來救荒不過議蠲賑在今日則軍  
需旁午難議蠲帑藏空詘難議賑雖然中原旣罹從

不經見之兵荒自宜有破格之恩卹如河南一府俱屬一等災十一年以前起存實難催辦已蒙題疏寬卹似宜再爲百姓請命盡蠲十一年以前舊逋半蠲新糧其餘題緩候麥熟開徵更責有司省刑禁罰以安人心固邦本可耳

二曰申嚴弭盜流寇未靖固費收拾尤恐民貧盜起土賊日熾宜嚴剪萌蘖設法消弭有司卽以有無土寇爲殿最焉

三曰設法修城當此寇荒城垣宜及時修築是在有司真心設處鼓舞捐助僱募窮民興作卽于保障中

寓賑饑之仁彌盜之義但不得縱役擾民借端科罰耳

四曰設法賑濟宜查府州縣備賑倉穀大加賑濟更煮粥以活無告之民昔在山左乙卯饑荒未至如今日河洛之甚也尚蒙朝廷遣御史賑濟煮粥雖荒不亂况腹心重地可憂方大是又在繪監門流民之圖請長孺矯詔之倉以動聖明之軫念而已

五曰急蘇困郵河南驛遞工食半出外縣協濟近年侵那不解以致代當逃竄株累百姓如在倒懸近兵部覆裕州民胡應選條陳以彼此應協解之銀互

抵已蒙明旨允行矣獨汝州協濟分文不解致令新  
澠陝之民買馬買草買料傾家破產代彼應差大荒  
之年何以當此合無嚴檄催提吏書將已前逋銀清  
查完解仍希照新旨具題照例抵兌以大蘇困郵而  
出民湯火者也

六曰旌勸施賑古人有毀家乘以佐公家者義倉麥  
舟皆爲羨談人之好義誰不如我况繕城關係身家  
饑斃何忍見聞宜大張勸助之格力倡義施之風能  
多捐賑濟全活饑民卽與題請旌異仍責令各屬半  
月內先報以見鼓舞之勤倦嗜義之多寡焉

以上六事姑就此地言其所爲固圍救荒者如此或  
題請或徑行務使民沾實惠消弭亂萌庶元氣固而  
榮衛愈固腹心安而天下舉安不然大荒如此誠不  
勝鯁鯁杞憂也統惟鑒裁速行饑民幸甚地方幸甚

張中丞公崇祀專祠序

初余與葆一張公友善上下千古盱衡人物輒瞿然曰  
古人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  
相與抵掌擊節有高山仰止之思及余叅贊留都後聞  
公卽世惋悼久之復瞿然曰嘻雖然公其有不朽者存  
耶已而邑之人謀祀公于泮宮已而邑之人謀爲公建  
專祠歲時俎豆皆請於兩臺及學使者皆報曰可冢君  
玉調公手錄授余曰子知先君子久且在姻婭乞一言  
弁諸首余卒業凡公之所爲德功言者業章章如是矣  
已復瞿然曰嘻雖然是奚足盡公耶余攷公嘗爲大行

則為各大行為御史則為各御史為督撫則為各督撫  
蓋四牡騤騤為天子使四國是式嘉言孔彰省方者古  
所謂明辟同律加地三帛五玉黜幽陟明甚鉅典也至  
節鉞出鎮旗纛舒舒固諸司百度之所總也錄徽玄幕  
之所寄也將陞戟而進人於庭迤曼而避人於途而况  
巴蜀險固沃野千里錦江劍閣以為四塞褒斜子午以  
為外蔽邛笮封略冉駹懸結蘭酋不軌實費戎索苟非  
信以道之功以定之仁以噢之義以正之惠以懷之其  
將奚以上金城方略而障王壘公自起家以至宦成其  
申詞令而飛白簡之霜殲小醜而懋世及之賞又章章

如是矣及角巾歸第適值潢池弄兵金山雲擾公晝夜  
登陴復庀徒眾修牆幹築之削之登登馮馮以聚訓此  
斗大孤城賴以全凡公之功德言其生平大節不盡  
在是然其章章固如是矣煌煌武功蜀有峴碑仡仡金  
墉邑有畏壘維茲滬濱誅茅除址湧地樹楹為門廡廟  
貌翌翌然也而春秋泮澤薦公牢醴秩秩然也瀘水之  
陽美哉輪焉奐焉又鼎鼎然也憶余初與公所盱衡擊  
節仰止德功言三不朽者公蓋有之余於是復瞿然曰  
嘻雖然是奚足盡公公固有不朽者存耶

陳楚英忠義錄序

忠義之在人心如竹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雖當勁風  
嚴霜而深根貞骨不少變此何必以死自見哉而時可  
以弗死則死傷勇時不可以弗死則死成仁如絳之陳  
楚英先生時不可以弗死者也先生當武廟之季爲真  
定刑官執法不阿時張雄與逆瑾皆奸闖與緹騎寇桀  
表裏煽虐先生非不知謀身而法不可骫寧以死徇法  
亡何果中先生於獄而先生死矣嗟乎冤哉世宗御極  
絳守李文潔爲陳其冤奉旨昭雪錄後厥後復祀名宦  
於真定祀鄉賢於絳先生至是始足以不死矣雖然先  
生寧獨至是始不死雖當奸宄擅竊之日公道在人心

已足不死又寧獨當年足不死今海內尚論者猶覺先  
生凜凜有生氣而先生豈遂死耶彼附炎熱而依冰山  
者當其炎時已厭厭如死况一旦見睨而消爲天下笑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玉碎瓦全何去何從向使先  
生以法徇諸奸寧保其必不死於法卽不然亦終死耳  
而今竟何如哉故先生者殺身成仁人中之竹與松栢  
也曹真子馬謖田皆君子也觀其所撰像贊墓表夫亦  
愈知先生矣先生玄孫鎮明手是錄求叙立馬作數語  
以俟闡幽者采焉

賀王郡守晉憲副序

明倫先生文集 卷之七  
吳川王公守吾郡青天白日膏雨轟雷之頌蒸遍口碑  
三年及瓜當以最入考旦夕有不次之擢十四部冠冕  
孝秀賈販工農以及黃童白叟方怙恃公如大父母憑  
依公若金湯保障有不可斯須去公者誰其爲吾民請  
命使得長庇在春臺壽域吾民其蘇已無何而會方守  
監司缺當事題公治平狀於朝迺晉公憲副使者鎮我  
中藩從輿情也一時歌舞之聲洋洋載道謂天子明見  
萬里使蘭臺芝簡代草野啣珠豁人意中事擁麾之日  
家香火口神明舉魂夢所期願者而今適快愜之噫奇  
矣于時別駕林君司理鍾君以屬在僚吏艷茲盛美謀

諸不佞爲公頌言之余惟河洛四方中郡最號難治夫  
卑卑者自詘徼徼者慕高循習宦局襲附聲影以自標  
致始稱難耳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矣公擅瀛州之冠冕天下士也三年而收異等  
之効豈有他術耶漢宣之詔以田里無愁嘆之聲責之  
廉平而二千石漢宣起自民間精吏治者一時龔黃皆  
得以此道而收郡國之効故三代以下稱漢治獨爲近  
古明公治郡三年之効豈能出此道爾夫中土在往日  
固已稱難今日之難更在流土交訌旱魃爲災徵兵調  
餉朽軸空矣兼之土瘠賦重徵輸無法民是以逋竄無

已是以戶賦之難徵解之役克以下戶則賠累之苦殃  
及妻孥者又不少矣是曰戶役之難小吏胥史緣法爲  
奸蝟集公門譁張爲幻窮簷疾苦無能一直於公庭是  
曰勅法之難藩封祿米解納煩苛黠尉搜索窮民立盡  
是曰彈壓之難寇盜飄忽舉如風雨散如飛鳥百姓夜  
數驚起遁徙靡常是曰捍禦之難客兵雜沓悍然無忌  
如鬼如蜮偵我虛實是曰詰奸之難兵燹之餘流離塞  
道垂斃者委填溝壑其強者易于揭竿是曰賑卹之難  
無恠乎嵩洛陝盧之間愁嘆相聞而日苦不支也公至  
無黷法無三條五款而廉慎平易簡束必自身始法令

必自近習始譏察必自耳目始片擬隻牒非親裁不決  
贏欠纖釐非平準不出不納市肆賈販非本值不取且  
繇法麗情先大體而略細苛旨在成就安全之以故羣  
吏奉約役戶甦生市肆不擾奸黨悉就法理而吏治日  
肅士民日見親愛屬心焉其抱牘陳詞服其明信各厭  
乃心也胥蠹狡尉懾其神威不寒而栗也築外垣而屹  
若銀鑄也詰奸宄而不軌梟奪也捐俸餘而全活數萬  
也申條諭而風俗丕革也凡此皆平易近民而實心實  
力與百姓相見余故曰公天下士也宜士民之所依依  
也或曰及瓜而代剖符而來孰非才者余惟士大夫匪

才之難而誠合之才難而練才爲尤難公閱歷當世之  
務垂廿年而始離一郡夫龍泉太阿一出而剽犀斷蛟  
人則異之至埋精茹華不知其幾閱世代矣而三年治  
郡之効又豈易言耶今中州爲腹心雄鎮而醜孽時復  
跳梁震我郊保天子方拊髀思得賢豪而以安危寄之  
非得體國練務如公才不可故做漢人以三輔誠望之  
之意有深意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行將宰天  
下可矣寧第今日壯金湯之藩已哉

公賀王郡守晉秩序

太守於古爲諸侯嘗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自郡守

入爲三公誠重之也我朝因之覈名實課殿最司旂常  
者以治狀聞而奏績試功拜爵襲級爲朝廷廣簡注至  
意爲郡國廉明卓異之風益甚盛典我瀛州王公守吾  
郡三年政成夾袋之姓御屏之名悉繇口碑之脛走而  
入旦夕將膺內召留爲股肱臣獨是淪洽於士民旣久  
方皇皇然思爲借寇留司馬且以有心無力是虞天子  
念腹心重地非得真品真才如公者不足以重保釐奏  
膚功特晉公爲副憲建牙中州而坐鎮之愜人望也持  
臬之日紳弁揚眉孝秀彈冠鄉里父老趾不及闔闔者  
纍纍至衢塞相藉以慶農者負耜貿者弛擔欣欣有喜

色而相告曰吾儕其再庇二天矣噫公何以入人若此  
夫公守吾郡介如山清如水操心如凜冰臨事如執玉  
露冕行春蒲鞭示罰舉鈍頑些窳之陋習一整頓而邪  
翼之俾斯民若蒙童之有明師嬰兒之就慈母日漸月  
化倏而改觀向猶苦流孽克斥而今且膽落于公魑魅  
遁亡無復邨犬夜驚矣向猶虞藩役狐假而今漸彈壓  
于公狡黠腹栗無復虎翼攫人矣且堂懸羊續之魚庭  
舞清獻之鶴寅賓日出而受牘之吏冰蘖稱神霜冽冬  
温而聽讞之昨肝膽畢聳蓋明不以察淵而豐蔀之撤  
犀照自不得以波匿也威不以夏楚而羅胸之甲雷轟

自不得以社穴也信不以徙木而豚魚金石之孚反側  
自不敢以灶煬么膺自不敢以叢借也故郡務雖煩公  
惟一清還之以簡中土雖瘠公惟無欲奠之以恬卽功  
令森嚴羽書旁午得一清靜寧一者坐而鎮之自無足  
爲公難者詩不云倚重較兮公之謂也公媿政不可屈  
指總於不動聲色出之其最不朽者創垂重垣雉堞屹  
然鈴柝火燧綿亘如環數十萬生靈庇金湯也蚬蠶滋  
毒鴻雁興悲公竭囊篋煮餽糜而全活遍四方暴露溝  
壑者爲掩瘞焉而澤及枯骼矣士服聖賢之訓民敦孝  
弟之風皆公之教化行而人心勵也所爲淪洽者若此

有不可斯須去公而遂豁人意中事爾爾也今且得庇  
堯天舜日以公有爲之才而馭得爲之勢人地宜業乃  
可大自茲而游假節鉞又安雄鎮鳳鳴噦噦鶴舞蹒蹒  
二十部吏民懽呼動地拭目以觀綏靖新型自今日始  
哉方今聖天子垂衣久道賢宰相正笏平章又得公錫  
福中原太和元氣盎然在宇宙間然則公詎獨用此道  
守中州也哉曰他日相天下亦復如是郡邑治民庇公  
德澤久且慶其遭際奇欲不佞言以鳴雀躍遂約略代  
頌云

賀陸公膺內召序

今天子寤寐求賢不循資次於是才望之臣有立陟崇  
階徼靈殊寵者其有古明良相得之風與時海內多事  
中原稱腹心地年來流孽颺舉蹂躪疆邑兵連禍結旱  
蝗頻仍以至徵調靡常民不堪命自我陸公建節周南  
以流雲掣電之才當錯節盤根之任甫受事凜凜討軍  
實除戎器豫儲糈譏訪嚴密號令肅清其自郡國諸侯  
以逮部曲纓弁靡不鼓勵修備寇一再窺境指授方略  
寇輒遁降丁伏莽公不憚力爭以靖伊洛及羣盜復合  
闌入內地佯撫安插實懷不軌今許穀之間反側屢聞  
而伊洛桴鼓稍戢識者皆服公之卓識先見世罕有也

時天子拊髀憐才世所推轂才臣十九不勝任會寇盜  
衝馳致厯宵旰大家宰大司馬以公才名特疏添設三  
輔秉鉞治兵而天子以御屏久識公姓名可其奏仍召  
陛見將與計中樞宥密之謀而受股肱心膂之寄在茲  
行也不佞聞公自筮仕以至爲藩臬監司一意潔已自  
靖所至有善政吏民敬愛公若神明父母先是奉命畫  
地堵勦恩威並著矣夫李牧之備禦也幕府金錢盡以  
享士故能制勝長驅夫治兵治民道豈有二文武爲憲  
我公有焉公識見沉凝籌筭精詳料度情事如在掌上  
在兩河兩河重在三輔三輔重卽晉而中丞樞筦尤更  
爲中丞樞筦重皇上握紀中興振揚無競之烈求所以  
綏定康和焉者公豈多讓焉茲當赴闕天下想望其丰  
采世必有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臯陶之謨曰在知人  
在安民孟氏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行且拭  
目以觀天子之所以相得益章者矣

雒陽劉邑侯審編碑序

愚蓋於天地而識夫德之體大而用廣也愚乃出乎涯  
涘觀乎大海者耶而更有進焉者憑凌元氣幕闡玄黃  
淪乎不測止乎大通噫觀止哉愚蓋於天地而識夫德  
之體大而用廣也九天之野異其章者統於氣也九州

之士異其宜者載於道也此體也言言之不盡知知之  
不盡者固用也而欲測之識之蹈之襲之見之解之追  
之及之何可得與漢代以來詣乎天者董賈涉其粗程  
朱明其道於今晨星耶而何寥寥耶問有借口致治則  
謂堯牽羊舜執竿不如牧童非不欲大開手眼不主故  
常而文法牽引銷鑠志氣瞻尋顧望惑亂聰明是直燭  
火耶日月出而愧耶則青燐耶風雨晦而祟也無足道  
者我邑侯劉公學天之學咸若萬有長養生氣放彌元  
化然而小用牛刀祿比雞肋尚有存心濟物念切兵荒  
城外廓數十里弗用民力刻木役傳拘攝不費民惠驛

馬役盡革於夫里徵稅民不役于官府衆善之多載在  
官碑志法不多書側聞公下審編之令愚曰嗟乎賦役  
法立而弊隨漢什伍而一唐租庸而絹靡令其終明興  
貢禹官周三百年矣語曰一法立一弊生今之所謂弊  
者一耶且十百千萬矣又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除  
今之所謂利且害者又何但十百千萬乎天下之大非  
無人歷世之遠非無時誰興誰除當必有能辨之者且  
也陵谷有遷民生不再白骨化土桑田成波旣正額之  
必徵則旁及之何辭民實湯火言非予罪曰舊制也是  
何異乎芻狗陳而尸祝彌隆郟工巧而摹倣偏真者乎

吾雒自萬曆九年審編分地爲里分里爲甲定爲版籍  
謂之實在戶凡有重役輒以問之莫可解脫至身家交  
盡籍不可去衛所官軍及遠方流寓任土作貢號曰寄  
莊戶其丁稅可存可去得以游移避役邇來奸民飛洒  
往來於各里申出沒影伏於諸豪強實在將盡化爲寄  
莊公曰有田產同登版籍人之丁隨地之稅爲存亡周  
之所以本地著也男子十五成丁七十而去其籍老幼  
廢疾死亡者歲時登其書又不待乎地之盡小司成之  
戕也勞逸均法制治苦不傳世禍無波及平易近民民  
爭安之獨重不反民爭避之避愈難難愈避易愈安安

愈易其理豈不章章哉吾郡伊雒灑澗之水出秦關下  
印坂歷峭函趨伊闕勢迴湍急夾岸千里河有遷流則  
豪強逐波依利而禍土害稼則尤河伯不仁死徙流亡  
正貢猶徵地已歸於非有民誰問之水濱自有郡縣以  
來督議之典未之詳也公姑令民自實田因得其兼并  
者還之復因審編稽其無地者爲之豁去稅額公之明  
德遠矣秋陽賦曰斯時也如仆而起如啞而鳴如還故  
鄉親見父兄公故有此樂乎公昕夕翼贊中興之德也  
之學也磅礴世宙大安中外無乖陰陽之施無荒日月  
之光無亂星辰之紀無隕草木之生噫至矣哉奚止乎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七  
是請刻而傳諸世益以告世之宜民者有以法公之志  
無膏照沫濡而貴相忘江湖也無激水吳越而貴有關  
於波臣也無拘曲徬徨而貴雷動於中天也僉曰吾師  
乎吾師乎

苗司訓署新邑篆報成序

今有千里之駿于此睥睨黑炤兩權協月識者咸良之  
或曰是未嘗歷險烏知其才之良此非知駿者也方冀  
北之野馬之自生也豈常朝幽燕而暮荆越哉伯樂一  
見而顧顧而其羣遂空知駿者非俟其致千里而後知  
之也相士亦然功甫苗君強仕明達力於任事其於當

世務益稔知之其訓弘農士也興發振絕懲惰勸能以  
扶德成材爲已任其於吏事尤爲幹敏強習余固已材  
之矣或曰猶未見於用也余曰否否干將之出匣也礪  
發於新固已駿薛燭而震風胡矣而當其積而藏之其  
銛芒寧可輕犯哉適余邑乏令當事者謀所以攝之而  
難其人顧獨材君以其篆屬焉君曰事無巨小一事圖  
一事功時無久暫一日盡一日力於是問疾苦釐奸弊  
完逋租甦驛困省加耗平物價公鞫獄重文課繕城垣  
不彌月而已振興克舉焉或又曰是尚未盡其用也余  
曰否否士患無其志耳苟有志有爲有守慈惠先之忠

信則之話言著之聲名紀之雖終其身而不改其度况  
功甫於晉之火山世家也其先京兆公治行之美在趙  
廣漢尹翁歸諸公間而其於子孫也以四知之清白相  
詒宜功甫世其家學有籠鵝掃素之筆而又窺廣川鄴  
架之書味考亭白鹿之腴而又得建安貞觀之妙其據  
戴席而橫經更宓琴而善化誠爲念祖不愧也從斯以  
騁千里之足試干將之銳行見紫驪駢衡價兼兩都矣  
嗟乎功甫其勉之哉

大司馬邵邑侯膺薦剡序

公以滇南人瑞董新邑事甫兩年而御史臺薦剡凡三

其或以羽書相慰勞者又不一而足先是直指徐公嘉  
命至學博先生旣率諸生製錦濡墨矣居亡何而撫臺  
李公薦而鹺臺楊公薦而巡青臺省麻公董公又薦羽  
檄層疊後先輝映方未有艾也學博先生迺再率諸生  
謀賀走一介千里索余言嘻余之于公則義不可以辭  
也公居鄉時卽有聲海內爲名孝廉視大名庠爲名博  
士視敝邑篆又爲名循良甫下車卽進諸生而品題之  
擇其俊乂者而月旦之噓之濡之範之鎔之如金在冶  
如土在埏如水在盂而又捐俸以濟婚葬分理以伸士  
氣興建以翊文運蓋諸生之傾心久矣余亦其一也故

余之知公猶公之知余公視政之暇每眺慕古人目擊  
民瘼慨然興曰爲民父母而忍浚民以生乎日討瘠民  
而鳩集之响响然若慈母之于子也見有利于民者不  
與不休見有害于民者不釐不休民有逋逃者公刑之  
若不忍刑夫是以催科不擾而輸將恐後矣民有忿而  
爭訟者撫而諭之俾知親遜故囂囂之風少息若贖鍰  
則分毫無染也邑故無大猾稍有舞文者必置之法如  
鷹鷂之逐鳥雀焉然則公之嘉與更始無成心也嚴以  
繩不肖之心而寬以留善反之路公殆有化工矣待左  
右未嘗假一嘖笑亦不輕怒人故吏胥厮役無不畏而

懷之也公待人極謹恪而未嘗不溫粹處事極詳悉而  
未嘗不簡便用財極節儉而未嘗不廣大他如緩徵求  
嚴保甲郵驛遞公勸懲精書判則又其土直緒餘者也  
大凡公之爲政也皆本實心以運之以故法行而不格  
民習而相安庭有鳴琴之風野無敲門之胥將有過而  
問焉可以觀政矣攷今之縣令卽古之于男民社之寄  
厥任至重炎漢重循良之選維時卓魯之儔皆以守令  
起家而躋三事九列何輓世之鮮也嗟嗟余因是而嘆  
循吏之難自畫諾者藏拙巧捷者營窟貪墨者染指而  
循吏難自核品徧于驪黃疎曠判于苞苴壯志灰于掣

肘而循吏更難若公之于邑也庶幾卓魯之流亞哉渤海之買犢潁川之留重聽吏亭長還牛而三善備受肉不問而蝗不入境至今垂諸青史爲萬世守令之鵠公之治邑亦旣效矣上大夫旣以治狀交章聞矣會見化行俗美治績奏最天子坐明堂而下尺一詔以臺諫徵抑或遂在三事九列治新邑狀行且列諸青史垂諸萬世如渤海諸譜則余今日之言豈非左券哉噫嘻新邑數年來水旱爲祟碩鼠興悲夫婦男女引領望曰庶撫我乎近亦稍輯鴻雁矣自公來而歲用大稔吠犬不驚則其民喜而後可知也抑民猶恐當事者將奪之爲臺諫而失慈母也道路之口峴山之石實嘖嘖人耳目余贅矣雖然余亦採諸口碑而次第之也非敢爲譽若曰余譽也則有都諫公之言在

冊面

之

今察此類亦係屬公之...  
其美矣兼...  
新而天...



...

